

沙坡頭印象

大漠孤烟直，長河落日圓。

騰格里沙漠一路肆虐，所到之處，滿目黃沙，綠色消退，生機漸淡。行至寧夏甘肅內蒙古三省區交界處，與浩浩蕩蕩的黃河打了個照面，然後，就再也無法前行。大漠，孤烟，黃河，落日，唐代詩人王維筆下的千古壯觀，在寧夏中衛沙坡頭這個小地方，呈現于世人面前。

擋住騰格里沙漠前進步伐的，不是黃河，是沙坡頭智慧的勞動人民。

沙進人退，干旱少雨，有沙漠的地方人類不宜生活居住，這是天律。

當地有一種樹，叫檉條。為了活下去，它可以把根扎到地下三十米。沙坡頭人跟檉條一樣，也擰。黃沙漫天的年代，也不能讓他們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。國家也不希望沙漠繼續推進，帶來災難性後果，於是，當地人開始與大自然搏鬥。在沙坡頭，進入騰格里沙漠的地方，幾個蒼勁的大字“向沙漠進軍”書寫在碑上，自有一種豪邁的氣概。

蒼天鐘愛堅韌的人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當地幾個治沙的年輕村民，玩鬧時無意中發現，黃沙上鋪上一米見方的麥草格子，沙子就被攔住手脚，不再前移。這一發現，迅速得到大面積推廣，成效顯著。沙坡頭人趁機引來黃河水，在麥草格子里種上綠樹。一片片綠洲長了出來，與黃河邊的綠地連成一片，騰格里沙漠在此止步，且步步后退。這一創舉，舉世矚目，被譽為世界奇蹟，聯合國高度讚譽，并在全球推廣。

在沙坡頭人的勤勞和汗水灌溉下，比大詩人筆下的千古壯觀更壯觀的一幕出現了。

黃河水從甘肅黑山峽流入中衛，途經沙坡頭，拐了270度大彎。從高空俯瞰，巍巍香山橫亘黃河之陰，浩瀚騰格里沙漠綿延黃河之陽，一水中分，形成了一幅天然太極圖。舉目仰望，騰格里沙漠上，帳篷、駱駝、卡丁車，游人如織，歡聲笑語。站在沙漠高丘處，往東看去，低平處，居然是一座現代化的城。怎么看都是海市蜃樓。其實是中衛城。沙漠與黃河之間，是一塊大綠洲，長着鬱鬱蔥蔥的棗樹、梨樹、檉條、花棒，也長着鬱鬱蔥蔥的花和草。走出其外，大漠荒涼，炙熱逼人。置身其中，綠意盎然，通體清涼，誰能想到這裡是沙漠邊？南方來的朋友個個贊不絕口，有西北之壯闊雄渾，有南方之秀麗清雅。

這裡人擰，但是不笨。有沙漠，有綠洲，有黃河，有高山，這是世界奇蹟。聰明的沙坡頭人將這塊地方規劃出來，形成了一處絕好的旅游景區。一步步發展至今，如今已經是國家AAAAA級旅游景區，國家級沙漠生態自然保護區。每年接待游客上百萬，收入近三億元。

景區門口，有兩個大水車。黃河水車，咿咿呀呀響了不知道多少年。如今不再咿咿呀呀，成了景觀的一部分。每周，水車前都有各種演出，供游客娛目樂耳。

再往里走，是羊皮筏子。千百年來，黃河九曲十八彎，每個灣里都有羊皮筏子。這是黃河上很重要的一種渡乘工具。羊皮筏子，就是那首名叫《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》的歌，就是羅中立的那幅名叫《父親》的畫，滄桑，厚重。如今，這些羊皮筏子和黃河水車一道，都代表著黃河文化，供人觀賞，更成了當地人賺錢的游玩項目。

走進沙坡頭景區，滿目蒼翠。緊挨著黃河，這裡居然有一片棗樹林，棗林綠得醉人，每棵棗樹上都挂著一個銘牌。沙坡頭景區副總經理朱文軍，一位始終笑容可掬的中年漢子，告訴我們，這些棗樹，都有三百年以上歷史，如今依然能掛果。游客坐車一路穿越沙漠穿越荒涼而來，突然進入一片青翠，看著棗樹上一顆顆綠色的小棗，時光錯亂感頓生，更感慨造物神奇。

更神奇的是，沙坡頭這一大片綠洲里，居然有泉水。西北千年苦寒，極度缺水，因此，地名以水以泉以井命名的就格外多，興泉、中泉、營盤水（迎盼水）、三眼井。一眼泉，一口井，就是一個村落，一方人。其實都是討個好彩頭，給苦寒的生活尋找點希望而已。沙坡頭以沙命名，反倒有不少泉水。十幾眼汨汨泉水，不知是來自於黃河，還是來自於



大漠深處的綠洲，從黃沙底下流出，清澈可人，慢悠悠，順勢流淌，滋養生靈，讓沙坡頭景區有了更多靈性，也讓沙坡頭的綠色更加濃鬱。

當地的百姓曾經為了抗擊風沙奮斗奉獻，如今跟著沙坡頭沾光致富。許許多多的農戶，買來駱駝，在沙漠里馱著游客體驗沙漠風情。當地民諺：驢是鬼，摔下來不是胳膊就是腿；駱駝是神，摔下來不疼。駱駝不止是沙漠之舟，更是沙漠神物。當年西北人用駱駝組成商隊，走西口，闖關東，北走平津，南下廣州。駱鈴聲聲，不止是因為駱駝行走穩健，能負重載物，更是因為駱駝在茫茫戈壁灘里行走，一蹄子就能踢死一只惡狼，可以保護這些討生活的人們，更是因為駱駝貌似笨重，跑起來尋常汽車追不上。游客騎在駱駝上，屁股平穩，不用擔心安全，極目遠眺，大漠浩瀚，豪氣頓生。轉一圈回來，再合個影。放到朋友圈里，我們也是大漠客，羨煞多少人。一頭駱駝一萬多，一年載客收入四五萬。這筆買賣，值！誰還說咱沙坡頭人笨？聰明着呢。

更有聰明人，幫助景區開發出了新項目。坐高空纜車，快速從黃河上滑過。脚下是看似緩慢實則凶險的黃河水，游客戰戰兢兢方敢上纜車，纜車啟動，黃河上空就是一陣陣驚嚇刺激的尖叫聲。這種高空纜車項目，各地景區都有，談不上出奇。聰明的沙坡頭人給起了個好名字：飛黃騰達。飛越黃河，抵達騰格里。字字扣題，勝在好意頭。

景區里專門為王維塑了像，淳樸的西北人，用這種方式感謝大詩人神來之筆寫出了沙坡頭的景致，

寫出了西北邊關氣象邊關豪情。塑像上，王維手持一支大毛筆。憨直的西北人希望詩人的才氣，能給子弟們增添一些文氣。其實也暗藏了一些小驕傲。王維的詩，被王國維稱為“千古壯觀”，但沙坡頭的景觀，王維的詩還沒寫完，沒寫盡。沙坡頭的景致比詩人的作品更美。

迎面走來一個胖乎乎的導游，小伙子名叫王越，九零后，中衛本地人，愛笑，曾于江西一所大學就讀，后又到此就業，如今月收入四千多元。提起景區景點的故事，滔滔不絕，如數家珍。還自發編了些快板段子，偶給游客展示，不時逗大家開懷大笑。

沙坡頭的人好像都樂呵呵的。朱文軍是這樣，王越是這樣，景區里的工作人員是這樣，連來來往往的游客也都跟著樂呵呵的。老天對沙坡頭格外苛刻，安排了一處千年苦寒之地。老天沒想到沙坡頭人如此堅韌樂觀，生生把苦日子過出了甜滋味。也許正是這份樂觀，沙坡頭人才能發現治沙良方，打退沙漠；也正是這份樂觀，才有了堪稱世界奇蹟的沙坡頭景區。這么看，老天偏愛樂觀的人。

“西北美景九十九，最美不過沙坡頭。”北京來的一位游客突然的一句感慨，道出了沙坡頭的非同一般。顯然，沙坡頭擔當得起這樣一句贊嘆。

總策劃：郭奔勝

策劃：劉洪、段世文、黃會清

撰文：段世文

執行策劃：金娜、郭香玉、梁甜甜、李函林

專題制作：郭香玉、韓攀、徐寧

攝影：劉泉龍、盧鷹、蘭霞

設計：白欣宇、張雯雯

（來源：新華網 部分圖片由沙坡頭旅游景區提供）